



夜妆

YE
ZHUANG

月褪 著
yuetui zhu

一样的暗恋，不一样的得到，那
天，终将是无奈……

原创文学大系作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夜

YE
ZHUANG



月褪 著
yuetui zhu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妆/月褪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8.11

ISBN 978-7-5059-6042-8

I.夜… II.月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37832号

书 名	夜 妆
作 者	月 褪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柏松
责任校对	熊 频
责任印制	焉松杰 王柏松
印 刷	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0
插 页	1页
版 次	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042-8
定 价	22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p.com>

楔子

“Vivienne Westwood 和 Tiffany,你要哪一个?”男人问。

女人在打开第一个首饰盒的时候被晃了一下眼,接着尖叫一下:“哇,限量版水晶 Armour Ring 哎!我想好长时间了。”

在看到第二个的时候她安静下来,半天才轻呼一声:“好漂亮。”

其实不过一枚普通钻戒,不若前者充满夸张的设计感,它是由两条白金波浪线交织而成,其中镶嵌小颗钻石,在车灯的映照下,流动着柔润的光芒。

“挑一个吧。”

“不能两个都要?”

“不能。”

女人心里早有了取舍,却又犹豫着。

“给你个参考吧,后者的价格是前者的两倍,你看着办。”

女人怔了怔,皱起眉头:

“可是我想那个想了好久……”

男人看看她,嘴角是一抹了然的笑纹。

“得了,我要这个吧。”她最终拿了那枚 Tiffany。

车在江边停下时,天色已经黑透。

可没什么好担心,隔江的繁华盛景,已把整个江岸装点得亮如白昼。

有大片的赤红、碧绿、金黄、银白倒映在江面上,风吹过时,微微起一点皱,如上的丝缎,绵延不绝,一直铺至无穷无尽处。

女人默默盯着江水之际,男人已经附过来。

“喂，来。”

“在车上呢。”

“没问题，冬天，这边人迹罕至。”

女人便嫣然一笑，一只手揪住男人的领带，将自己柔软的嘴唇送上去。

“嗨，小东西。”男人喘息着，灵活修长的手指伸到女人的背后，那紫色的丝绒结真是柔滑，在他指间茸茸的如同小猫，只要摸准它的顺毛，轻轻一扯，它就整个松散开来——慵懒凌乱的，一如这个被他抱在怀中的女人。

“别动，别动。我就是想看看你。”

“不要，关灯么。”

“那哪行，乖。”

她哀婉地低声叹息，她知道她总是先放弃。

“这样才对。”他急促地呼吸：“你知道害羞不是你的风格。”

她的眼神微微一黯，接着却微笑起来，搂住他脖子：

“那么这样呢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“这样呢……这样……或是这样？”

“哦……他妈的。”这分明是狂喜的呻吟。

那样柔靡的声音从这小世界传出，整个尘世，被推远，成一个华美却寂寥的背景。

其实这是城市里最好的时光，有如一段乐章缓缓流淌之后，正到达华彩的部分。

白日里那些飞扬的浮灰，统统被夜色洗刷干净。

澄澈的夜，缤纷的夜，包容一切的夜。

一个星期之前，正是年关将至。

在同一处，这个男人一个人坐在车中，仰面倒坐在宽大的真皮座椅上，一只手按在脸上，呼呼喘着气，同时另一只手的手指摸索着，在手机上摁下一串号码。

有甜美的女声在寂静中响起来：“您所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此次来电将在开机后转到短信呼业务，如要留言……”

“他妈的！”他狠狠诅咒一声，同时从驾驶台上抽出一张新的面纸。

光打在他脸上，从他漂亮的手指间，竟然有血渗出来。

他的五官现在几乎没有完好的，眼角破裂，鼻梁青紫，唇边已经有一块肿了起来。

可是就算这样的窘态，这个男人俊秀的底子，却仍然可以一目了然。

他握着手机，举到眼前，从通讯录里调出“大哥”，刚要摁下去时，余光瞥见了自己在后视镜中的倒影。

“靠！”他合起电话，闭上眼睛。隔了一分钟，才睁开，重新打开通讯录，手指无意识地移下去。

几秒之后，他破损的嘴角出现一丝弧度，不过立刻就被疼痛赶跑。

“就她吧。”他把手机放到耳边：“不然我干脆一个人得了。”

“喂？关小姐吗？我周明宇……没什么事……你有空吗？……就是，想让你来陪陪我……对，你有事？那算了……我说算了……可以推掉？……OK，我等你。”

第一章 初见

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不妨再往回追溯一些。

我不知道，我于去年入冬时分，那一次见到周明宇之后，如果没有横生波折，我能不能够指望，这故事有一个不同的开场。

当然，也许殊途同归，全无二样。

我进门就看见那个青年，正以懒散的姿态，靠在茶水间的桌前，有袅袅的水雾，从他手中的纸杯口浮上来。

他瘦而高，却悦目匀称，在上午八九点那淡薄却温暖的阳光中，也就如同这水雾一般，周身都是柔和模糊的线条。整个人的气质，就是在春的清晨里，将醒未醒时，那一种昏然的舒适。

我向来伶牙俐齿，却在这一刻打起了磕绊：“周……周明宇？”

他朝我看来，接着把纸杯放到桌上，笑容亲和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晨光公司的关娜，和你联系过，你忘了我？”

“晨光公司，哦，对。等等，我们去我的办公室谈。”他边说边接了杯热水，递给我。

我对他示意我空不出手来，他便耐心的端着两个滚烫的杯子，陪我走回他那空落无人的大办公室。

一路上空调似乎打得太足，我头有点晕。

“周明……哦不，周经理，你这样事必躬亲，连杯咖啡，也不肯让秘书代劳？”

“不是，是我闲得发慌。”他落座，淡然说。

“周经理，你如此日理万机还说这种话，我就该无地自容了。”

他微笑，却明显并非是受了恭维的愉悦，单为礼貌而已。

我看出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的意思，于是便转开去：

“那么，周经理，你如果不太忙，不如看看我给你带来的这份产品介绍书。”

他接过去，随手翻了几页。

我注视着他的动作：“周经理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涵宇正有意争取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包装业务，是不是？”

他顿了两秒：“是吗？”

我差点绝倒，这生意人做的！

看着我掩饰诧异的神情，他弯起嘴角：“你吃惊了，关小姐？”

“哦，没有没有，是我的问题，我疏忽了周经理负责的是原料供应商，对其他业务了解少一些，太正常了。”我吁口气，哪里正常，他这样的，我还真是头一回见识。

“你等等。”他在文件堆中翻了翻，抽出一叠：“的确，公司的名字是……Zucker。”

“我查过，这个德国品牌刚进入中国市场，采用合资形式，产品将由S市一家公司在境内生产。而它准备逐步推行的，是纯天然的护肤理念。最近从它的德国总部传来的消息说，它们正进行全球推广，因此这次的产品包装，可能从设计到材质，全部会有一次彻底地改头换面。而我带来的这份说明书上的产品，正全面符合它的新要求。”

“关小姐，是这样，我觉得这个问题，你应该绕过我们，直接和Zucker谈不是吗？产品用什么材质的包装，这该是客户自己的要求，我们无法自行决定。”

“是的，可作为它的上游企业，晨光和涵宇，咱们都不应该坐等到它的内部决定公开，既然涵宇也是它的选择之一，不如尽早确定供应商，给对方看见你们合作的诚意，也可以加重筹码，周经理，你觉得呢？”
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手头的说明书，笑意里开始有真正的愉快：

“关小姐，你的商业嗅觉还真是灵敏。”

我莞尔：“这样大家都能获利的事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交谈片刻后，他把两份文件叠在一起：“合作的问题，你们公司不是没有说服力，但我不可能立刻决定，等我看完你们公司的材料，我们再谈。”

我知道到这一步也该大致满意了，于是扣上拎包，准备起身告辞：

“我等你的消息，周经理。”

“哎，等等。现在几点？”

“九点四十五。”

“得了，可以下班咯！”他伸个懒腰，站起来：“我送你。”

看着他就在这么一瞬间，回复成茶水间里那个悠然的青年，刚刚稍微专业一点的模样，消失的一丝也找不见。任我再阅人无数，也不由表情凝固：“周经理，你没听错吧，九点四十五。”

他晃晃车钥匙，“没错啊！你是运气好，不然平时这时候，这里根本看不见我人，那你就只好，去找陆逸之那个老头。”

我还没回过神，就见他清秀的脸凑近来，低声神秘道：

“你不知道，那老头，又凶又啰唆。”

我怎么那么不争气呢？一张脸突然的，就红了个通透。

“说实话，和 Zucker 的合作，我们公司似乎并没有作为大项目来抓。”在周明宇的车上，我们接着谈到刚才的话题。

“可对晨光来说，如果能成为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环，我们公司还是会相当荣幸的。”我回答：“最起码，对于我这个小白领，这个季度的饭碗是保住大半了。”

“把自己说得这么弱势，关小姐，估计你这样的人物不会离开晨光就混不下去吧？”

“谬赞了，周经理。在哪里还不是一样打拼，我这个人懒。”

“哦？挺好。懒的女人，通常没什么心机。”

“懒而蠢？那不是双重悲剧？男人的标准！”我明白我何必多言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话让我生气。

看着他微微一怔，我突然警醒，干什么呢关娜，难不成你想和这男人来一场关于女权的探讨？你当你自己是波伏娃？

赶紧平复语气，还要注意起承转合之间把刻意的痕迹抹平：

“当然了，男人喜欢笨一点的异性，也不能不算合情合理。”

“哪里，我个人来说，是喜欢聪明人的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比如，像关小姐你这样？”

如果暗示太过于清楚明白，我知道最好的回应就是微笑不语。

不妨让他好好猜一猜，我这算是迎合或婉拒。

在离公司不远处下车，我说：

“麻烦了，多谢。”

“别客气，这样，改天我约你。”

我尽量忽略他这句话里，所有的暧昧不清：“好的，周经理。”

我看车窗升上去，我的身影映在上面，夸张扭曲，不由咧咧嘴。

突然那玻璃停住，接着降下来，有轻快的笑容显现其后：

“对了还有，下次见面，不如叫我周明字。”

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之内，我见了周明字三四次。

生意谈得少，私事聊得多。

他带我去吃饭、看电影、听音乐会。期间言行有度、斯文有礼。

但绝不会让你认为，他对我没有兴趣。

在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愿意相信，坊间流传关于周少的那劣迹种种，不过是戏剧性的，一个说法。

那是圣诞节将至的一个午后，我又接到他的电话：

“你好，我们这里是‘La Vie En Rose’，有位周先生在这里订了位子，但他不知道，关小姐肯不肯赏脸。”周明字的声音，再装得怎么四平八稳，也有他特别的低悠，从那份拿腔拿调中溢出来。

我镇静地回答：“不好意思，关小姐不在，请于‘哔’一声之后留言。”

然后沉默。

几秒后，周明字在那一头故作抓狂：“喂，怎么还不‘哔’，你这假冒伪劣的小机器，回头我让关娜换掉你！”

我终于忍不住笑：“我就不‘哔’，我急死你！”

老段子了，不过我还是很乐，不知道周明字是不是，他配合得那么默契。

那天其实我喝得不多，从餐厅出来的时候，城市还是那个城市，流光溢彩的，没有模糊，也没有扭曲。

但不知为什么看着户外的景色，我产生喝高的反应，有寒战传遍全身，不受控制。

我一喝多就哆嗦，经常赴饭局归来，回家紧抱住棉被，心想谁说酒越喝越暖，真他妈扯淡。

而此刻，面对繁华斑斓而感觉到的冷，反而比寂静黑暗中更甚。

周明宇看我冻得咬牙切齿，便脱下身上的大衣拢过来，我推推：

“不要了，你也会冷。”

“没关系，停车场不远，咱们跑快点。”他边说边掏出钥匙，握住我的手：

“快，娜娜，到车里就暖了。”

我被他扯住，在人来人往中疾奔。

要知道当时我的脚上，是近十厘米的高跟，踩在南方特有的又湿又滑的残雪上，每一步都足以让我崩溃。

可渐渐有不管不顾的兴奋涌上来，于这天寒地冻中，驱散掉彻骨的凉意。

周明宇感觉到了我的步履维艰，回身一把把我整个儿揽进怀里，微微喘息间有白雾从口中逸出来：

“还能跑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我回答他，伸手拽下高跟鞋，拎在手中。

“嗨，嗨，别胡闹，你想冻死自己？”

“走吧，走吧。”我有些忘形的眩晕，笑，在他臂弯里，随着他踉跄奔跑。

靠在副驾驶上，我身上仍裹着周明宇的大衣，身前还有徐徐的空调暖风吹来。

周明宇转脸看我一眼：“喂，别睡着了啊。”

我虽合着眼睛，意识却非常清明，立刻回答：“怎么会？”

睁眼的瞬间，正有花海从车边掠过，我来了兴致，说：

“周明宇，你能不能停下，送我束花？”

车内似乎突然安静下来，静到连空气流动的声音都几乎可闻。

“前面有家珠宝店，我送你条手链吧。”隔了几秒，周明宇回答道。

我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做答，略略惊诧下才想到，他送过我LV的小羊皮钱包，或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吊坠，做足浪漫或奢华，却从未见过一朵花。

“算了。”我轻声说。

他没做声，似乎专心开车，窗外流过的灯光在他面容上不断明灭。

“娜娜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我从不送别人花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把这个视为我个人的怪癖，随便你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我云淡风轻地接道：“我就是随便说说，我其实对花没兴趣。”

看他的侧脸，他是微笑了：“我明白你明白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”

我懒懒地扯扯嘴角，我好像真的困了。

这时候有《绿袖子》的音乐响起来，我摸出手机：

“喂……姑姑……下午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下午调成震动了……你们帮我订了生日蛋糕…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，我明天去吃，好不好……好，表哥他们都回来了……明天见，再见……哎，周明宇，你干吗停车？”

这辆车靠路边慢慢停下，周明宇转向我，臂肘支在方向盘上：“今天你生日？”

“啊。”

他用手扶额，表情苦恼：“那怎么办？我竟然没满足寿星的要求，真是罪过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提。”

“什么都可以要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眼神清亮，促狭的笑容爬上嘴角：“包括我。”

我看着这青年，心中有异样的冲动，突然铺天盖地：

“那么，就陪我一会儿吧。”

“那么，就陪我一会儿吧。”

“嗯？”周明宇显然有些诧异：“在这？”

“是啊，陪我聊会儿天，行不行？”

“哦……聊天。没问题。”

我瞪他一眼：“那你想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没什么。”

“喂，周明宇，我可听说过你不少香艳的桥段呢。”我凝视着他，狡猾地笑。

“你信不信呢？”

“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。”

“科学精神。其实娜娜，我也听说过你很多光荣事迹，要不要听一听。”

“有水没有，我得洗洗耳朵，然后恭听。”

“说——”他拉长语调，目光扫过来：“紧张不？”

“紧张，我都冒汗了。”

“那我不说了，得保持这效果。”

“你试试看。”我挑起眉毛。

他佯装惊恐：“你们公司员工守则教你这样威胁客户的？”

我得意洋洋：“这不是守则，这是混久了，潜移默化的规则，非常人用非常手段。”

“好好好，你说得对，我就只好被你潜规则了。”他这话说得相当无辜。

我想想不对，又被他占了口头便宜。我怎么尽设套让自己钻呢？

气的没办法，好在周明宇没有乘胜追击：“算了，别的不说，我最起码知道你是被宠爱的女孩，生日时连姑姑都会订好蛋糕恭候光临。”

我迟疑几秒：“那是因为，我父母做不到。”

周明宇怔了怔，可能是下意识地接着问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很早就离开了我。”

“……对不起。”

“没事，这么多年，我早就习惯。”

“你的成长，是不是很艰辛？”

我摇头：“也不算，我从八九岁起住我姑姑家，他们家所有人都对我很好，每一个细节，几乎都为我考虑周到。甚至晚上，一家人都会陪我看花仙子。”

“其实姑姑喜欢看生活剧，姑父喜欢看足球，表哥呢，自然喜欢那些男孩的东西，可是家里唯一一台电视，让给了我。”

“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。”

“不过没有一个人问问我，是不是我那个年纪的女孩都喜欢，我就一定喜欢。”

“他们帮我调好台，兴致勃勃叫我来，我就只能装作兴趣盎然。从头看

到尾,其实看的什么,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如果现在问我对那部动画的印象,我告诉你,我记得的,只有那首欢快的片尾曲,因为它一响起就意味着,我可以把电视让给他们,让他们一家打打闹闹地抢遥控器,然后我去洗洗睡。”

“我是不是很不地道?他们的善意竟然让我累,只有一个人躺在床上,才稍稍感觉放松。”

我第一次看见周明宇的神情里,完全褪去懒散或笑意,琥珀色的眼睛里,竟有近乎疼痛的情绪:“不会,我明白。”

“你明白?你怎么会明白。长大后,看过一部电视剧,剧情很无聊,但女主角的一句话曾让我印象深刻。她说,我从来不撒娇,被拒绝了怎么办?说得真好,是呵,我也从来不撒娇,我不敢。姑姑他们,明明对我很好,可不是我的,终究我不敢去要。”

我的话语,渐渐微弱下去,说什么呢,荒唐琐碎,说的我自己都觉得无聊。

可周明宇的胳膊,在这时温柔地扶上我的肩头。

“娜娜,娜娜,去我那里,好不好?”

他低柔的声音在我耳边,本身已恍若一场温暖的缠绵。

“累吗?去洗个澡吧。”在他一个人住的公寓,周明宇对我说。

我还在原地发愣,他已帮我脱下外衣。

“在等什么,要我和你一起?”他随手把衣服搭在玄关的衣架上,接着回身对我微笑。

“不是,这个,我,什么都没带。”

“没问题,你的衣服我留意了,你穿7号是吧?明天我让人送过来。”他走近,注视着我的眼睛:

“当然娜娜,我尊重你的意思,如果你想走,我马上就送你走。”

“我,我先去洗把脸。”

躲进卫生间里,我拧开水龙头,把冷水撩到脸上,接着抬头,看着宽大的镜中那个因为微醺而迷离的女人,凑近她:

“喂,要不要呢?”

“会不会太轻浮?”

“可是,他很好,不是吗?”

“乖，走出去，回家去。”

我嘿嘿地对自己傻笑，额头抵到镜子那冰冷的平面上。

逐渐的，有细小的水珠沿着镜面滑下去，这缘于我喃喃低语中氤氲的温热气息：

“我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我想试试。关娜，你都有多久，没有这样的感觉了？”

“他会怎么看你？”

“可如果我把那件事讲给他听呢。”

“已经那么久，他会不会早已不记得？”

“我也以为我忘了。”

另一个自己终于无奈，沉默下去。

我关上水流，打开门，走出去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不知道，那自我对话的十几分钟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我只看到，当我从卫生间出来时，周明宇竟然就站在对面，靠在客厅的墙上，看着我。

那目光称得上冷峻。

我感觉不对，却未发现哪里不对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他的嘴角浮过一丝冷笑：“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起来，不早了，该送你回家了，关小姐。”

说着，走过来，拽过衣架上我的外衣和拎包，塞进我手里。

拎包的搭扣如同冰一般，寒意刺进指尖里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弄得一时手足无措，怔在原地。

直到周明宇把门拉开，然后回头看我：

“怎么，还有什么忘拿了？”

我从愣怔中醒过来，此刻比门外的寒冷更让人不堪忍受的，是大的没了边的因窘成怒。

“不劳烦你了，周先生。”我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一只脚已经迈到门外。

正在这时，有尖锐的女声破空而来：

“周！明！字！”

连走廊的声控灯都被这一下惊到“刷”的亮起来。

我才看见两米开外站着一个黑衣女子，衣着和神情都如复仇女神，眼神凄厉地瞪着我和周明字。

只听某人在我身后低声咒骂一句，我这时倒突然有几份庆幸，我和他目前还算清白，遇到这种公案，算账也算不到我头上。

所以我笑笑：“你们慢聊，我先走。”

这女人嘴唇青紫：“你敢！我……我……我们三人，说个清楚！”

“不好意思这位小姐，我和周经理不过是生意关系，你别误会。”

“半夜的生意？”她冷笑：“在床上谈？”

我自己的心情也不好，这一来彻底被她激怒：“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再胡说什么不信我抽你？”

这状若心碎的女子，大概是被我突如其来的凶神模样给煞到了，噤声足有十几秒。我和她擦身而过，她也没敢动我。

我往前走，高跟鞋踩在花岗岩地板上是中气十足的劲头，到了转弯处略略停顿时，就听见周明字漠然的声音：“你要多少，我打到你户头。”

然后就有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声：“周明字，你不是人！你不得好死！”

我没搭电梯，沿着楼梯一级级走下去，一路上略略感慨这果然是高档社区，吵成这样真人的八点档，左右竟然没一个出来看热闹捧场。

只接近三楼的时候，有两个保安从底下匆匆冲上去。

“几个人？”

“周先生说就一女的，让咱们赶走得了。”

“这种事都得干？”

“没办法，业主嘛！”

看来这栋楼的开发商下次可以写上：为您解决一切后顾之忧，包括纠缠的前女友。

我动动唇角，却差点脚下一软栽下楼去。赶紧坐下，脱下高跟鞋，揉着自己的脚踝。

似乎伤了风，喉咙里竟有酸胀疼痛，重重的叹息也不得疏解。

关娜，关娜，看你做的好事。

第二章 低潮

“话说，二战前夕，有一家犹太人，他家的男主人是个 EQ 超高、超有战略眼光的人，他每天早晨，都会坚持对他家的邻居——一个德国人打招呼，就算人家不爱搭理他，他也一根筋地坚持下去。后来，战争爆发了，这一家犹太人在被押送集中营的站台上，遇见他这个邻居了，这邻居现在可不得了，挥挥手就能决定你的生死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，轮到这家人时候，那德国人面无表情地用手里的小旗往右一指，他们一家人这就此死里逃生，重又有了活下去的机会。”女人坐在桌上，脚上纤细的高跟抵住绒面椅背，手肘支着膝盖。居高临下，对坐在一边的女孩儿侃侃而谈。

“这故事我也听过哎，那跟我问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笨哪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际关系是多么重要，而且一定要未雨绸缪，赶到头上才营造？晚了！一定要有发展的、长远的眼光，明白不？”

“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故事是这意思吗？”女孩目瞪口呆，一脸傻乎乎的神情。

女人看着这张小脸，她不得不承认，她最恨这女孩这样白痴的目光，对方那双莹亮的眼睛，分明是一只写着：许多人爱我。

另一只写着：我什么都不必担心。

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这样单蠢的权利。

“你不信算了，反正就这么回事。”女人跳下桌子。

“娜娜，娜娜，我没说我不信呢，只是为什么你那么容易搞定客户？能不能直接点儿教教我？”娇小的女孩腻在女人的身边。

“怎么，成雅，你还在发愁吗？”女人拖过另一张椅子，坐下来。看似漫不